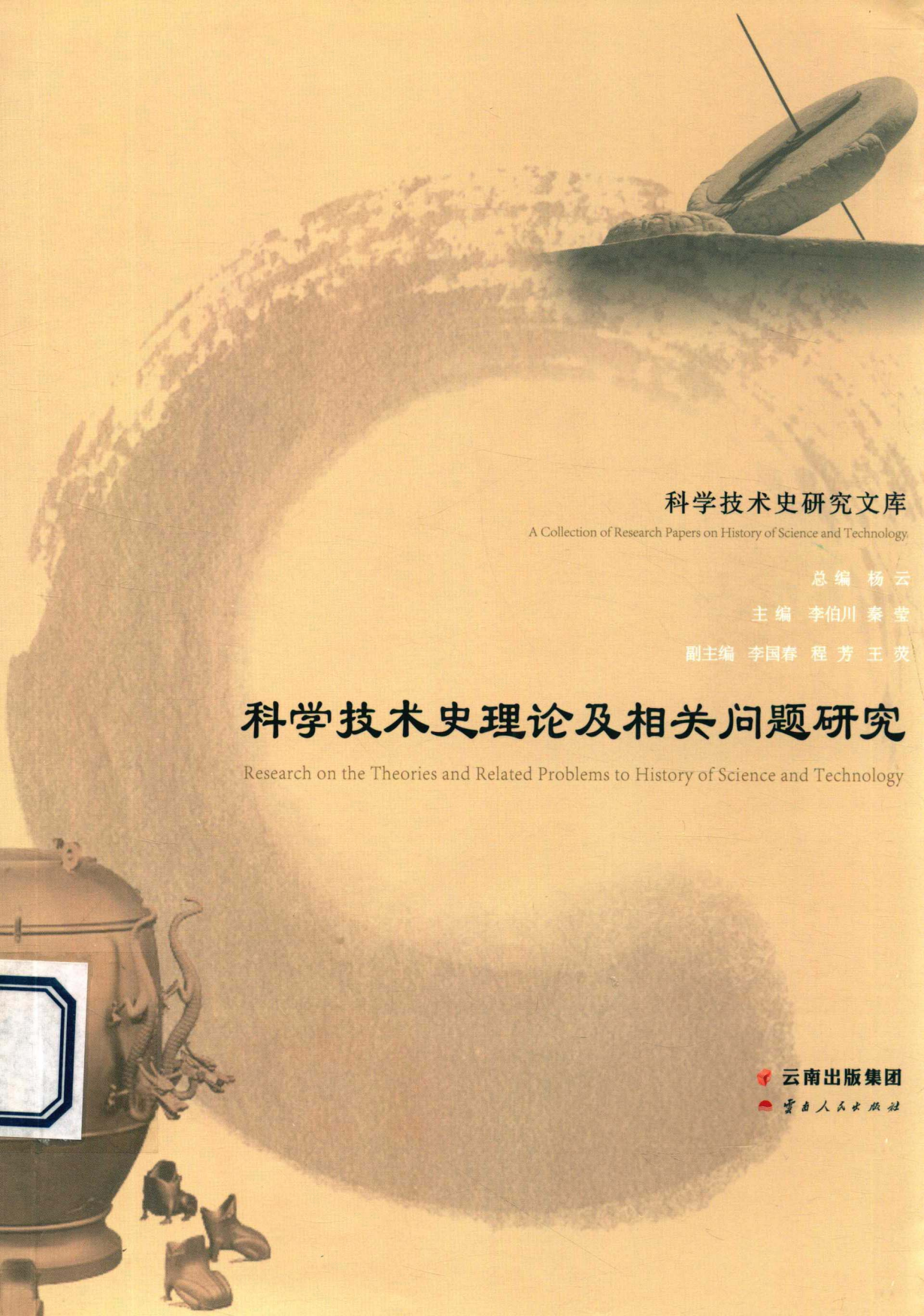




科学技术史研究文库

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总编 杨云

主编 李伯川 秦莹

副主编 李国春 程芳 王荧

科学技术史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the Theories and Related Problems to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科学技术史研究文库

科学技术史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

主 编:李伯川 秦 莹

副主编:李国春 程 芳 王 荧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技术史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 / 李伯川, 秦莹主
编.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6

(科学技术史研究文库)

ISBN 978-7-222-11949-9

I. ①科… II. ①李… ②秦… III. ①科学技术—技
术史—研究—中国 IV. ①N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4424号

责任编辑: 王 燕

责任校对: 颜士贤

封面设计: 王振宇

责任印制: 杨 立

书 名: 科学技术史研究文库——科学技术史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

作 者: 李伯川 秦莹 主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e.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62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美盈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11949 - 9

定 价: 36.00 元

前言

自西方近代科学革命以后,科学技术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杠杆。科学的力量无与伦比,科学的理念超越了种族、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科学的光芒洒向寰宇。不管您同意还是不同意,都无法否定一个事实:是人类找到了科学,而科学却征服了人类。研究科学技术史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 and 反思我们当前的处境,照亮前进的道路”。借用一句话说:“科学技术史绝非科学技术的脚注”,而是要从中摸索出历史的奥妙,解读出人类心智和思想的寓意。

由李伯川、秦莹主编的《科学技术史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向我们展现了云南农业大学的部分成果,该书共7篇文章,前3篇研究国外学者的科学技术思想,后3篇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问题,第4篇研究中外科技史研究范式转换问题。具体而言,“科学史的理解结构——库恩的探寻”从科学哲学角度明确了理解的首要任务就是解释科学历史中的疑难文本,通过揭示潜在于文本中的内在一致性来寻求科学文本自身的历史规范;“默顿科学规范的产生及其流变”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分析了默顿科学规范原本是指科学家群体为维护科学的正常运行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自发的情感和价值观;“莱斯利·怀特技术进化思想研究”从技术发展史角度缕析了怀特的技术决定论及其技术进步推动文化发展的观点;“科技人类学学理初探——基于科技史与人类学结合之现状”从科学技术史转型角度提出了科技人类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初步构想;“西南联大算学系的科学成就与传播特色”展示了先辈在特殊时期

努力与成就;“百年中医存废之争的历史钩沉”以个案的形式折射了中国接受西方科学理念的曲折与困境;“田家炳的科教观初探”揭示了老一辈实业家科教兴国与实业救国的梦想追求心路历程。以上研究成果是一批年轻学者对科学技术史所做的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对我们理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历史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有启发意义。

本书属科学文化类,有较宽的阅读群体,能为不同的读者提供差异性的阅读趣旨。在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现代性的主要构成部分的今天,科学的主体性使科学成为跨越民族边界和宗教边界而成为世界性的一个意识形态,它是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也是人类现代性的表达。对科学历史的理解和技术进化的反思,是人类认识自身的过程,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将上下求索不止!

目 录

科学史的理解结构——库恩的探寻	董云峰	秦 莹 (1)
莱斯利·怀特技术进化思想研究	李 娜	秦 莹(43)
默顿科学规范的产生及其流变	常 飞	李伯川(76)
科技人类学学理初探——基于科技史与人类学 结合之现状	赵营业	秦 莹(108)
西南联大算学系的科学成就与传播特色	彭超宇	李伯川(132)
百年中医存废之争的历史钩沉	朱礼杰	李伯川(197)
田家炳的科教观初探	云秋荣	李国春(236)

科学史的理解结构

——库恩的探寻

董云峰 秦 莹

如何理解科学史,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是由文本构造的,对历史的理解就是解读历史中的文本。在库恩看来,对科学史的理解中,解释者的“偏见”常常招致“文本不可读性”的深化,因此理解的首要任务就是解释科学历史中的疑难文本,通过揭示潜在于文本中的内在一致性来寻求科学文本自身的历史规范。解释学的发现改变了库恩的学术生涯,使他转入科学史的研究。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将解释学与科学史的理解联系起来,从解释学的视角阐述科学史的理解结构。主要通过重新解读库恩的《哥白尼革命》及相关著作,考察了库恩的解释学发现——科学文本中蕴含着内在一致性,进而从历史的维度揭示出解释学循环的概念演变,以及库恩的解释学方法——解释学循环,阐明了库恩的“解释学循环就是科学史的理解结构”这一解释学思想,并通过分析库恩与伽达默尔的隐性关联,在伽达默尔对库恩的理解维度中寻找库恩的解释学思想根源,提出了库恩与伽达默尔在对“一致意见”的理解中达成共识:理解就是一种对他人实际考虑的明智判断。而这个认识就是库恩理解科学史的基础。

一、引言:如何理解科学史

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库恩提到了一次阅读亚里士多德文本的体验。

书中说到,当时为了给柯南特的通史课程准备关于17世纪理学起源的案例时,他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然而让他极为困惑的是博学的亚里士多德居然对运动发表那么多明显荒谬的观点,而且,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后继者认真地对待这种观点。为此,库恩百思不得其解,“亚里士多德会犯错误,对此我并不怀疑,但是怎么能想象他会错的那么显眼呢?”^①通过在某种程度上学会像亚里士多德学派那样考虑问题,^②库恩发现要认识和理解这些事件,只有对过时的文本恢复过时的读法。读亚里士多德的书使他看到一种人们对待自然以及用语言描述自然的方式的全面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知识的增加或者错误的逐步改正,而是重新发现历史。他发现那种曾使他误入歧途的解读文本的方式是由伽利略和笛卡尔创造的,并普遍表现于19世纪的物理和化学教科书的前言和导论中。“这些教科书的作者在所提到的导论和前言中作为他们各自学科的历史学家来说,而他们作为历史学家是完全没有资格的,对此他们并未料到。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关于作为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的以及关于这种科学的历史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当代的专门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同样都遵循这一观念。”^③

克拉夫在对1789年出版的拉瓦锡的划时代著作《化学基础论》和1830年出版的科学经典著作——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序言分析中印证了库恩的观点。他发现,科学家生产的历史记叙反映的不是他们的科学贡献,而是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科学的形象。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史的任务就是重构那些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为构建科学的发展服务的示范概念和原理。可以说,科学家创造的科学史是示范性的科学史而不是真实的科学史。在示范性的科学史里,科学家使历史神话化。福尔曼也指出,“物理学家比野蛮人对其神话要求得更多——它们要符合他所认定的好的物理学,它们即使难以令人置信也应当内在一致。一个历史上处于边缘之外、确实不正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被正统的科学家们视为危险的见解,在神话里变成该门科学中主导的、正统的见解。

① [美]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3。

② 同上。

③ [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03页。

然后,这个神话就用神话化的事件或者发现,去推翻那个有威胁性的‘广为传播’的见解。”^①创造神话的科学家们认为历史应当完全从属于当前的需要,而且也确实仅仅以服务于当前的程度和形式而存在,历史的真实性与他们不相干。为了揭示真实历史中并不存在的连续性,它们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构建和选择引起科学进步的概念的主题。然而,历史的神话化必然导致自身的合理性危机:对于一份事实清单,我们虽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无法判断这是否有意义。

二、客观性和方法的界限

(一) 解释学循环

1. 解释学的概念

解释学(Hermeneutik)一词来源于赫尔墨斯(Hermes)。伽达默尔在“古典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一文中写道:“赫尔墨斯是神的信使,他把诸神的旨意传达给凡人——在荷马的描述里,他通常是从字面上传达诸神告诉他的信息。然而,特别在世俗的使用中,hermeneus(解释)的任务却恰好在于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翻译这个职业因而总有某种‘自由’。翻译总以完全理解陌生的语言,而且还以对被表达东西本来含义的理解为前提。谁想成为一个翻译者,谁就必须把他人意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解释学’的工作就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②古希腊哲学家相信,在《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背后,有一种“隐藏的意义”。为了说明这种“隐藏的意义”,希腊人将说话作为“ερμηνευειν”:“解释”(Interpretieren),以此词表示“思想”向“话语”的转换。

2. 摆脱恶性循环

按照 W. 狄尔泰的考察,路德教徒 M. 弗拉西乌斯第一次表述了解释学循环

① [丹]克拉夫:《科学史学导论》,任定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②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3页。

这一思想。狄尔泰的理由是“弗拉西乌斯曾批判天主教会在解释《圣经》中所谓晦涩部分时对传统的强调,并主张《圣经》可以根据自身作为上帝的话语被理解。……因为天主教会学说不再是《圣经》意义的指导,所以对《圣经》的理解宁可基于对其个别部分的理解来建立,但同时,某个指导对这些个别部分的意义显然也是需要的,它们本身必须根据整个《圣经》的目的和构成来加以理解。因此,人们主张圣经解释必须在一循环之内运动,它的个别章节和段落可以根据整体意义而被理解,而对整体的理解则要根据对这些个别部分的理解才能完成。”^①首次明确表述解释学循环思想的是弗里德里希·阿斯特。在《语法、解释学和批判的基础》中,他认为“一切理解和认识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个别中发现整体精神,和通过整体领悟个别;前者是分析的认识方法,后者是综合的认识方法。但这两者只是通过彼此结合和互为依赖而被设立。正如整体不能被认为脱离作为其成分的个别一样,个别也不能被认为脱离作为其生存领域的整体。所以没有一个先行于另一个,因为这两者彼此相互制约并构成一和谐生命。同样,除非我们把握了集合的古代精神在古代作者的作品中的特殊表现,否则我们不能真正领悟集合的古代精神。”^②

第一次系统地表述解释学循环思想的是施莱尔马赫。他认为,整体在它那个部分的术语中应当是明白的,个别部分在整体的术语中也应当是明白的。为了理解一部作品,我们应当去求教于作者和他相近的作品。这种比较程序可使我们对每个个别的句子的真正理解比过去深刻一些。因此对整体和它的个别部分的理解是互相依赖的。^③但是他的解释学循环是在一个新的开端上提出的,即“解释学的一切前提只不过是语言。”^④这个前提的意义在于:“语言”需要从“语法方面”和“心理方面”两个方式来理解。“语法方面”涉及与整体用法有关的语言,“心理方面”将语言视为内心的表达。这样,解释就由“语法的”和“心理的”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构成,相应的解释学循环作为方法既适用于语

① [美]乔治娅·沃恩克:《伽达默尔》,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页。

② 洪汉鼎:《理解与解释》,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③ E. H. 舒里加:《什么是:“解释学循环”》,《哲学译丛》1988年第二期,第71页。

④ [加]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7页。

法解释也适用于心理解释,而且扩大了局部解释学的“循环”范围,由语法层面推进到心理层面。在认识论的角度上,这种区分反映出在语法上无意义的东西在心理学上不一定也是无意义的,反之亦然。由此,以往对“误解”的认识必须发生改变,它不再是局部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由于理解过程是在特殊的循环里进行的,解释学循环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误解”普遍化的“恶循环”之中。狄尔泰继承和发展了施莱尔马赫对解释学循环内部理解(心理解释)过程的分析,认为解释学循环表现了生命的基本特征,他把由外在感官所给予的符号而去认识内在思想的过程称之为理解,并认为理解是一个通过感觉符号识别一种心理状态的过程,这个符号是心理状态的表达。生命作为狄尔泰解释学的前提,既指“个人生命”又指“人类的共同生命”,生命作为活的统一体存在于环境之中,形成心理生命关联。这种关联是由整体和部分所规定的,进而他以最明确完整地方式对解释学循环进行了表述,“整体只有通过理解它的部分才能得到理解,而对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整体的理解。”^①

3. 正确认识循环

虽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都把“解释学循环”看作理解中消极的“恶性循环”,但是海德格尔却认为这是对解释学循环的“误读”,解释学循环应归属于现成状态的某种存在方式,是基本的“世界存在方法”,因为作为在世存在而与自己本身打交道的存在者具有存在论上的循环结构。这种结构表现在:作为展开状态的理解,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一种前拥有、前把握、前见解的境域之中,唯有这种“前”结构,才使理解成为可能。因此,“决定性的事情不是摆脱循环,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循环。”^②伽达默尔也认为,我们正是通过拥有某种“前结构”而进入理解的循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完全性的前把握或前概念”。他说,“作为一切理解基础的这种循环的意义,还有一个进一层的解释学结论,这个结论我想称之为‘完全性的前把握或前概念’。显然,这也是支配一切理解的一种形式的前提条件。它说的是只有那种实际上表现某种意义完全

① 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② 洪汉鼎:《理解与解释》,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统一性的东西才是可理解的。所以,当我们阅读一段文本时,我们总是遵循这个完全性的前提条件,并且只有当这个前提条件被证明为不充分时,即文本不可理解时,它们才对传承物发生怀疑,并试图发现以什么方式才能进行补救。”^①因此,我们对文本的解释必然是由一种“完全性的前把握或前概念”为指导。“完全性的前把握”说明了解释学循环就是把理解活动描述为传承物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一种内在相互作用。

(二)理解的客观性问题

1. 避免误解的方法论原则

从解释学循环的历史中可以发现,每一次理解活动都是对一种语言活动的倒转,因为我们必须意识到语言背后的思想。施莱尔马赫对理解的有效性产生了置疑,在这种“通常的理解程度”中发现了一个问题:理解“说话”的真或不真并不是理解“说话”可能实际上想说什么的保证。进而,他转向思考“一个思想如何转到另一个思想”、所讨论的对象“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表达自己此类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解前提:“所有言语都取决于一个更早的思想。”^②在这个前提下,理解的基本任务只能是将表达追溯到赋予它生命的意图:“我们所寻求的是说话者想要表达的那个思想。”^③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这个前提的重要性在于,它指出理解的关键不是所说东西的有效性,而是理解作为个别人的思想的个别性,在特殊时间以特殊方式表现的个别性。这个思想体现在他对解释实践的区分中。他认为,“不严格的实践出自这样一种观点,即理解是自行产生的,并消极地表现目的:误解应当被避免……严格的实践出自这样一种观点,即误解是自行产生的,并且在每一点上我们都必须追求和寻找精确的理解。”^④既然“误解”是普遍的,我们就没有直接进入他人意图的通道,只能依靠可靠的解释方法。方法理解的任务就是重新产生原来的生产过程,以便参与原来的创作,最终达到像作者所想的那样精确地重新产生作品的意义。狄尔泰坚持施莱

①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79页。

② [加]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6页。

③ 同上。

④ 洪汉鼎:《理解与解释》,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尔马赫“作为重构作者生命活动”的解释观念,提出对陌生的生命表现和他人的理解建立在对自己的体验和理解之上,建立在体验和理解的相互作用之中,在“持续固定的生命表现面前”,理解就是“在你中重新发现我”。在理解过程中,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将自身表达在一系列类似的生命表现中,而这种精神性东西又显示了相应的类似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推出一个结论:这种关系也会出现在其他的类似情况中。这是一种推理的关系:在从特殊的東西到特殊的東西的推理中,有一种与体现在每一情况中的共同的東西的关联存在。狄尔泰进一步推出:在这种关联在一种新情况中存在的地方,这一情况中未被观察到的特点也会在场,从而事实上的类比推理就变成了应用于一种新情况的归纳推理。由此,狄尔泰提出:“理解过程本身就应该被理解为归纳,而且是这样一种归纳:它不是从一系列不完全的情况中推导出一个一般的规律,而是从中推导出一个结构,一个顺序系统,这个系统将上述情况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这种归纳对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是共同的。”^①这样,狄尔泰就为解释学确立了一项“有意义的新任务”,即捍卫“理解的确定性,反对历史的怀疑论和主观任意性”^②。

2. 方法论原则的基础

伽达默尔发现,“狄尔泰从自然科学借用来的归纳程序也不是令人满意的。历史经验,按照狄尔泰所给予的基本意义,既不是一种程序,也不是一种无名称的方法。的确,我们可以从它推导一般的经验规则,但是,它的方法论却不具有可以明确概括一切正在发生事情的规则知识的价值。经验规则其实需要使用它们的经验,并且基本上只在这种使用中才是它们所是的东西。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承认,精神科学的知识并不是归纳科学的知识,而是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种类的客观性,并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获得。狄尔泰为精神科学所建立的生命哲学基础以及他对一切独断论的批判,甚至包括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曾经试图证明这一点。但是,支配他的认识论的笛卡尔主义却表现得如此强烈,

① 洪汉鼎:《理解与解释》,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② [加]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8页。

以至在狄尔泰这里,历史经验的历史性并不起真正决定性的作用。”^①为此,伽达默尔坚持即使历史是一种精神的表现,它也不是一种方法的表现。狄尔泰的问题在于他从历史认识理想中推出了一个理论上纯粹的主体(生命或整体的人),从而在生活联系和科学的客观性的对比中,接受了一种秘密的实证主义。^②按照笛卡尔的观点,“阿基米德为了把地球挪动位置并将之移往别处,只要求设立一个固定不动的支点。同样,如果我们乐于发现一种只是十分确定、不容置疑的事物,那么我们就有权抱有高度期望。”^③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能作为基础的阿基米德点,就能通过遵从严格的规则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创立“科学中坚固而永久的结构”。笛卡尔认为,知识的确定性只能来自心灵本身,即“我”或“自我”,因此他把“我”或“自我”确立为是可作为基础的东西,即阿基米德点。在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有效性问题上,狄尔泰模仿笛卡尔为自然科学寻找确定无误的“阿基米德点”的方法,以“普遍必然性”的真实性、实在性作为哲学自身存在合法性的基本依据,抵制浪漫主义任意性和怀疑论主观主义的不断干扰,从理论上确立解释的普遍有效性,把历史知识中的所有确定性都建立在此基础上。然而,理解的循环运动是否这样就被正确理解了?

3. 方法论原则的缺陷

伽达默尔认为笛卡尔主义误解了存在,或者说“在世”。按照海德格尔的分析,笛卡尔把“世内”存在者的存在连同“世界”的存在都规定为广袤,把通达这种存在的唯一真实道路视为智性认识,而且是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笛卡尔规定:凡是适合于数学认识的存在方式,都能在本真的意义下存在。这种存在者的存在,即广袤,是始终不变的。海德格尔指出,笛卡尔的问题在于:他始终把存在理解为现成存在,然而既未指出这种存在观念的来源,又未能证明采用这种存在观念的道理何在。按照传统存在论的观点,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开始于静观这种直观方式而完成于理性思维。其中,静观的方式有两

①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5-246页。

② [德]哈贝马斯:《认识与旨趣》,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③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郭小平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种,一是知性认识,二是感性认识。笛卡尔的态度是以知性认识否定感性认识(感觉)的直观方式,把广袤视为世界的基本存在论规定,进而把对“此在”的“存在”的理解如理解广袤的“存在”一样视为“实体性”。海德格尔指出,笛卡尔看不到一切感觉和知性原本都是“在世”的可能样式。从感觉的直观方式出发,海德格尔提出“人”这个在者与其他在者不同,它在其自身上就与存在打交道,他自身就能如其所是地那样显示存在,因此“只有当此在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当存在理解在存在者状态上的可能性存在,才有存在。”^①这一关于人的生存本性的存在论论断的结果是:一切人类理解都具有“先人之见”的性质,或者说,解释所揭示的只是已经以一种“预先给予”的或“隐含的”方式被理解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提出,解释学是对“此在”的存在的阐释,是对具体存在的生存性分析。也就是说,让事物如其所是那样把自己显示出来,而不是将我们的范畴强加于事物。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否定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对解释学循环的理解。伽达默尔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当我们试图理解某个文本时,我们并不是把自己置入作者的内心状态中,而是把自己置入那种他人得以形成其意见的视域中。这样一来,伽达默尔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狄尔泰寻找绝对基础或阿基米德点的思想,指出不可能以不带任何先见的方式为我们的知识奠定基础。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应当以抽象的先验性或人类本质作为解释“理解”(或先知)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呢?还是应当以具体的历史性,或“此在”的生活经历作“理解”(或认知)可能性的先决条件呢?

(三)理解究竟是什么

1. 理解开始于前理解

海德格尔认为,解释学循环这个词表达的是此在本身的生存论上的“先结构”。他的理由是:谁想理解某个本文,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旦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本文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本文筹划了某种意义。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总是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本文。做出这样一种预先的筹划,就是对这里存在的东西的理解。可以说,理解

^①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的筹划活动造就了自身的可能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明,“这种解释一向奠基于一种前有之中。作为理解的占有,解释活动有所理解地向已经被理解了的边缘整体性去存在。对被理解了但仍还隐隐未解的东西的占有总是在这样一种眼光的指导下进行揭示,这种眼光把解释被理解的东西时所应着眼的那种东西确定下来。解释向来奠基基于前见之中,它瞄准某种可解释状态,拿在前有中摄取到的东西开刀。被理解的东西保持在前有中,并且前见地被瞄准,它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解释可以从有待解释的在者自身汲取属于这个在者的概念方式,但是也可以迫使这个在者进入另一些概念,虽然按照这个在者的存在方式来说,这些概念同这个在者是相反的。无论如何,解释一向已经断然地或有所保留地决定好了对某种概念方式表示赞同。解释奠基基于一种前把握之中。”^①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地知道海德格尔所谓的“先结构”就是指前有、前见和前把握,即“被理解的东西保持在前有中,并且前见地被瞄准,它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伽达默尔肯定了这种“先结构”是理解的必要条件,并且把这种先结构称为“前理解(Vorverstaendnis)”。理解开始于前理解。

2. 理解就是“相互理解”

当海德格尔在对“这里存在”(此在)的东西的“阅读”中揭示理解的前结构时,提出了一个任务:要求我们从事物本身推出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以“确保”论题的科学性。那么,他要“确保”的是什么呢?按照伽达默尔的理解:海德格尔要“确保”的是“使我们客观地理解流传物里所述说的事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标准,即“解释学的任务自发地变成了一种事实的探究,并且总是被这种探究同时规定。这样,解释学工作就获得了一个坚固的基础。谁想理解,谁就从一开始便不能因为想尽可能彻底和顽固地不听本文的见解而囿于他自己的偶然的前见解中——直到本文的见解成为可听见的并且取消了错误地理解为止。谁想理解一个本文,谁就准备让本文告诉他什么。”^②这里的要点是:我们的理解源自传承物先前曾被理解的方式,根源于历史的和解释的传统的发

①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②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45页。

展过程。因此,这种前见不是个人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从伽达默尔对于“古典的”这一概念的说明中可以找到这一观点。他把“古典的”这一概念定义为“某种以这样一种方式说话的东西,即它并非关于过去的陈述,一种对尚需阐释的东西的单纯考验,它对现在说出了某种东西,正像它是专门对现在而说的一样。所谓‘古典的’并不首先要求克服历史距离,因为在它自己不断地传递中,它已经克服了这种历史距离。因此,古典的东西是‘无时间’的,而这一无时间正是历史存在的方式。”^①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前见就是“再现传统的陈述”。这一定义显示了前见的历史性特征。我们知道,理解者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这些方式构成了无法摆脱的传统,致使解释者必须在历史的传统中进行理解,而所能理解的也只是传统的一部分。因此,伽达默尔说,“对传统的每一次成功的运用都化为一种新的、显然的熟悉性,使得传统属于我们而我们也属于传统。新奇的东西和传统一起汇入一个共同占有和分享的世界,它包含了过去和现在并在人与人的对话中获得其语言表达。”^②由于历史和传统是通过语言作用于人的,接受语言就意味着继承历史和传统。在伽达默尔那里,“历史、语言、对话和游戏——所有这些(而且这是决定性的东西)都是可以互换的量。”^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伽达默尔强调无论谁试图去理解,都要与流传物中得以语言表达的东西相联系,并且与流传物得以讲述的传统具有或建立某种联系。

那么,这种联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伽达默尔的主张是“我们努力从我们所说的对话出发去接近语言的奥秘。”^④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明,一种真正的对话是其中的每一个谈话的参与者都完全关注的主题并关注达到关于该主题的真理。具体来说,“在每一场真正的谈话中,我们都要考虑到对方,让他的观点真正发挥作用,并把自己置身于他的观点中,因为我们虽然不愿把对方理解为这

①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郭小平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②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③ [加]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87页。

④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85页。